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二輯 第六冊

詩詞歌賦戲曲小說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二輯

第六冊

詩詞歌賦戲曲小說

大陸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初版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二輯

全六冊

每部精裝定價新台幣四百元
平裝定價新台幣一百元

編輯者：大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大陸雜誌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號之二、三樓

郵政劃撥帳戶第一八九九號

印刷者：大信印書館

台北市長沙街二段一一九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內政部出版事業登記證內版台雜字第〇〇二四號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二輯

第六冊 詩詞歌賦·戲曲·小說研究論集目錄

釋詩賦比興之興	劉光義	一
齊詩學的五際六情	廖文開	五
漢古詩時代問題考辨	方祖榮	七
鄭玄詩譜考正	于維杰	二二
蔡琰悲憤詩出於偽託考	勞幹	二七
「木蘭詩」考	李純勝	二九
論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啓後之成就	葉嘉瑩	三二
杜詩的風格及其寫實精神	葉龍	五七
泛論李白的詩	袁金書	六五
謝靈運詩賞析	孫克寬	七一
施肩吾及其「烏夷行詩」新考	蘇同炳	七九
張籍及其樂府詩	楊長慧	八四
簡述簡齊詩	陳宗敏	九三
古時明月皎夜光創作年代考	鄭士元	九五
有關謝朓詩文注正誤	洪順隆	九八
論宋詩	魏子高	一〇〇
滄浪詩話的主要理論及其淵源	張健	一〇二

朱熹的詩論

宣南詩社

論今傳譯嗣同獄中題壁詩曾經梁啟超改易

黃晦聞先生丙午以前遺詩拾零

明月高挂三笠山巔

珠玉詞版本考

周美詞異同之研究

閒話王靜安詞

舒夢蘭及其白香詞譜

九歌之名稱、性質、時代及其作者

離騷「就重華而微辭」新解

釋「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

離騷「女嬃之嬋媛兮」新釋

離騷的體制與結構

宋玉賦考

上林賦作於建元初年考

班固西都賦與漢代長安

漢房中郊祀二歌考

屈原賦九歌天問九章楚語方言詞音證

由九歌國殤論祭祀與戲劇的關係

張健

謝正光

黃彰健

陳鄧綺文

小川環樹作 張良澤譯

鄧寒

傅試中

馮永基

弓英德

張壽平

何綺章

何綺章

何綺章

何綺章

楊鳳宗

何沛雄

何沛雄

李純勝

向純勝

劉光義

一一一

一一九

一二七

一三二

一三五

一三七

一四〇

一五九

一六一

一六七

一八一

一八六

一八八

一九〇

一九三

二〇六

二一一

二二〇

二二三

一二七

西漢「短箫鏡歌十八曲」釋義

張壽平 二三一

樂府歌辭類別考訂

張壽平 二二七

西漢樂府官署始末考

張壽平 二四二

元人雜劇論略

羅錦堂 二五一

明代劇作家總論

八木澤元著 羅錦堂節譯 二六五

短劇論略

羅錦堂 二七五

蔡夢元劇聯套述例補遺

朱尚文 二八三

述永樂大典著錄元劇六大家二十三種雜劇

陳萬鼎 二八八

梁鼓角橫吹曲

李純勝 二九六

樂府王明君曲考

廖蔚卿 三〇〇

李益翁與「無聲戲」

馬漢茂 (Helmut Martin) 三〇五

從宋元南戲說到明代的傳奇

羅錦堂 三一三

關漢卿寶城冤雜劇異本比較

鄧騫 三二八

中國小說觀念的轉變

羅錦堂 三三三

補論脂硯齋為曹顯濟腹子說

翁同文 三三八

試論「孔雀東南飛」

韓國許世旭 三四七

論「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趙岡 三五〇

程高刻本紅樓夢之刊行及流傳情形

趙岡 三五七

林黛玉神話的背景

李祁 三六三

讀「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潘重規 三六七

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二輯 第六冊目錄

續談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湯	規	三七五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題簽商榷……………	潘	規	三八一
論「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的楊又雲題字……………	潘	規	三八
續談「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中的楊又雲題字……………	潘	規	三八六
紅樓夢外文選譯述略……………	陳	鐵	三九一

釋詩賦比興之興

劉光義

詩有六義，見於周禮，詩大序，及詩毛傳。六義之目，曰風、雅、頌、賦、比、興。頌、頌乃詩之類別，賦、比、興乃詩之作法。賦之意為發陳，即鋪陳排比，直敘其事；比、為比喻，即以彼事喻此事，以物喻物，以明其理者。此盡人易知者也。唯「興」之義，古人之言之者已多，而解之者亦有假借說，但其資料也如故。而詩三百五篇之中，按陳與毛詩詁林引其友人言，「興詩」多至百六十篇；是言當否，固不可知，而興詩之多，可由此而悉。夫如斯，則解詩須先知「興」之義也。近年以還，學者頗喜讀詩，竊於「興」之為義，似有所悟，無不揣其困陋而道之。

於此，吾人首應檢視古人於「興」之解說。論語陽貨篇孔子曰：「詩可以興。」

孔安國釋此「興」字曰，「引譬連類也」。皇侃疏云，「興謂譬喻也」。毛傳釋「興」之義，亦以據仲尼之言而為說。

毛傳於周南關雎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文下注云：

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擊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幽燕深，若關雎之有別焉。

「關關，和聲也」云云，為釋「興」也者。吾人讀此一段話，實不能由此而解「興」之為義。毛詩正義於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文下釋「興」曰：

「興，見今之美，繼於補說，所善事以喻勸之」，

「興者，興起志意，提揚之辭」，

「鄭司農云，興者，託事於物」，

「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

正義似已竭盡其力，試問各使方式以釋「興」之義，而吾人視之仍罔

然無所得；即以毛傳與正義之言，合而觀之，亦從聲氣可見於仲尼所言之「興」義，有所干涉，而仍不能清晰瞭解也。漢之四家詩，有宋而後，唯毛傳盛行，其說「興」也如此，吾人於失望之餘，唯希望於另一行世普遍，完整說詩之典籍，即宋朱熹之詩集傳也。誠觀晦庵於詩之「興」作何如解。其曰：

因所見聞，託物起興，而其事隱其辭。其於關雎篇曰，「興也」。其解此「興」字為：

先言他物，以引其所詠之詞也。朱晦菴於此，或恐後之人不解其意，又以關雎為例說為：

開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生有定偶而不相亂，耦常並遊而不相妒，故毛傳以為發而有別。……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如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此詩。言彼關雎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琴瑟亦若雎鳩之情聲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義皆放此云。

此朱子解「興」之說，及其所舉之實例；但吾人詳審極聞之後，於其說明語，若「託事起興」，若「以事繼聲」，以有所解；而一閱其所舉之例，則反覺與毛詩所言者無殊，且興、比二義，亦嫌混淆不清，清人姚際恆氏於其詩經通論中評朱子之說曰：「語都鶻突，未爲定論。」姚氏之言固有唐突前賢處；而興、比之義，究應有別，否則何必分爲二類？且文心雕龍固曾明言：

比顯而興隱。如此，朱子於「興」之義尚未盡也。於其語類中又云：

興、起也。引物以起春意。如雎鳩是鳥而有別之物，荷葉是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

似仍與「比」無殊也。朱子於此，或自己亦不能滿意，故又定一精細

舉說曰：

（興）亦有兩個：有以所興爲義者，則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之體則同也。於此數言中，朱子又語吾人，興有二類；但「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一也。」而虛如何虛法，實如何實法？又所云「但取一二字」，是如何取法，猶不甚明瞭。如斯，於朱子言中，恐不得其詳矣；惟於朱熹氏同代之詩學者之言論中，尋覓之，作一比較觀察，當有所獲也。實際言之，影響朱子解詩態度深且鉅者乃鄭樵，鄭氏於其通志略正聲序論曰：

嗚乎！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越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以其辭意之美哉？直爲其聲新耳。

夾漈先生之「詩在於聲，不在於義」之說，極是。詩三百樂詩也。或可謂入樂之歌也，聲之美於樂言，詩較其義爲要也。夾漈先生於「興」之釋，要點亦在於聲。其曰：

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鄭氏於讀詩易法（六經典論卷有中），亦以關雎爲例，而釋「興」之義：

「關關雎鳩」……是作詩者一時之興。○所見在是，不謀而感於心也。○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義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興在鸛鳴，則「鸛鳴在桑」，可以美后妃也；興在鸛鳴，則「鸛鳴在桑」，可以美后妃也；興在黃鳥，在桑，則「鸛鳴在桑」，「交交桑扈」，可以美后妃也。○如必曰關雎然後可以美后妃，他無類焉，不可以語詩也。

於夾漈先生之說則論述中，吾人皆知，鄭氏以「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興乃「所見在是，不謀而感於心」，「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理求者。總其所言，乃只求聲會，凡所見所聞之物，感於心者，均可起「興」，於物無所擇也。再看另一與朱熹氏時代接近人物——蘇軾之言，蘇氏於其詩論中說：

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

知，故其類可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此其所以爲興也。

蘇氏之「意有觸乎當時」，即鄭樵之「所見在是，不謀而感於心」；蘇氏之「不可以言解」，即鄭樵之「不可以義類推，不可以理求」；蘇氏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即鄭樵之「凡目觸耳聞之物感於心者，均可起興之語意。惟「聲之本在興」，蘇氏未言及耳。○於此，吾人已有一清晰概念，即「興」與意義無甚關連。茲再以鄭樵二氏之說，衡度朱熹氏之言：

朱熹氏之「託物起興」、「先言他物，以引其所詠之詞」，及「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即鄭樵之「所見在是，不謀而感於心」，「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亦即蘇軾氏之「意有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綜觀三氏之言，皆合符節，而三氏之義究如何？以愚意推之，其義皆曰：詩人目之所見、耳之所聞、鼻之所嗅、口之所嘗、身之所觸、意之所涉之事物，以之爲詩之開端；此一開端，或於下文稍有所涉，亦或全無關係。總之，此一借以開端之事物，乃詩人所確有之實感，而曾動乎詩人之心魄者。以其實感也，故時而似賦；亦以此實感，曾動乎詩人之心魄者，或曾激動其情緒，影響其思維，而又時而似比。○興之意義蓋如此也。而鄭樵氏之「聲之本在興」及「詩在於聲，不在於義」之理，與朱熹氏之言比較研究，尤爲透闢；朱氏之言曰，「以事類其聲」，「有全不取義，但取一二字而已。」試以集傳所釋召而小星爲例，說明二氏之義，最爲洽切，小星篇之首章云：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肅宵征，夙夜在公；

身傳此詩曰：

蓋衆星連即於君，不敢常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與下文之「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

不同，意義全無關連，但取「東」「公」「同」之韻同聲合耳。朱子所言之「但取一二字」即此也。亦即鄭樵氏之「聲之本在興」也。「詩在於聲，不在於義」也。朱子所言之「以事繼聲」者，即「肅肅征征，夙夜在公」之「事」，繼「鸛鳴小星，三五在東」之「聲」。「鸛鳴小星，三五在東」，即朱子所言之「上句常虛」；「肅肅征征，夙夜在公」，即「下句常實」也。因「興」之義，重在「東」、「公」、「同」之協聲繼韻，其上下文意，故「不可以事類推，不可怪於其詩經通論中謂，「興者，但借物以起興，不必與意相同」，亦即此。

用此興之義在於叶聲，而與文義不必有所關之理，以為尺度，而詩三百五篇中之興詩，幾無不合者，茲舉數例以說明：

1. 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二語，於「窈窕」云云，義無所關，詩人之意，只取「洲」與「逑」之叶韻，至於「雎鳩之情摯而有別」，「淑女君子之和樂而恭敬」，原非詩人之所想及者，乃後世之解詩者，所妄加耳。

2. 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興也。於「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二語，義無所關，其義全在聲的關係，「華」「家」同韻，讀之上口和協而已。

3. 邶風燕燕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二語，起興也，於以下語意殊無所關，意在於「羽」而「雨」之音節和協耳。

4. 秦風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此詩以黃鳥興起全篇，而黃鳥與詩中意義，實無干連也，不過為「託物起興」耳。其相關之地方，在於韻脚「棘」、「息」二字。此即所謂「以事繼聲」也。

以此四例而觀「興」之義，鄭樵、朱熹、蘇軾三氏之言，均甚妥貼；而其義於是亦略然矣。宋人之義興，較之漢唐殊多進步。而宋人最顯著者，當為樂府詩之為焦仲卿妻作。此詩之首二句與下文之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誦詩書。

於文義上言，絕無所涉，而僅以五里一徘徊之「徊」字，起下文「衣」、「書」諸字之韻脚，遂以「孔雀東南飛」等二語起興。又如古詩十九首中之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盛衰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城城紅粉妝，嬋嬋出素手；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蕩子行不歸，空林難獨守。

此詩乍看似賦，而「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二語，與下文語意亦無關。只是用「鬱鬱園中柳」之「柳」字，起下文之「牖」、「手」，「守」諸字之韻脚而已。故此詩非賦，乃一興體詩耳。又古詩十九首中之另一篇：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斗酒相娛樂，脚厚不為薄；
驅車東郭門，遊覽宛與洛；
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
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此詩，稍不留心，極易誤認爲比，而實際與「以此物喻彼物」之比詩不同。以「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與下文之人生短促，惟行樂是尚之文意不相貫，僅以此二語中之「柏」，起下文之「客」、「樂」、「落」、「洛」、「索」、「迫」諸字之韻脚耳，故亦爲一興體詩。

綜觀上述詩經與古詩之例，吾人藉悉所謂興體詩，多是用二句不相干之文句爲開端，以興起下文。吾人須研求者，乃古人究何以如此爲之？

此蓋以詩中所歌所詠者，往往非當前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之事物，於思想單純，聯想能力薄弱之初民言，或不易驟然領受；於是乃由舊習見習聞之事物，由近及遠，指點說起，此即爲詩歌之起興作用。又以初民心理簡單，於詩之起興，並不重意義之聯繫，只重聲韻之和諧。此種由近及遠之作法，乃詩歌之一種重要規律；即於近代民歌中，此種規律仍被遵守。如蘇州民謠吳歌中有如下幾首：

陽山頭上竹葉青，
新做媳婦像觀音。

又：

陽山頭上花小藍，
新做媳婦多許難。

於上錄二首民歌中，吾人可以見及，起首一語，與承接一語，實無任何關係。如新媳婦之美麗與否，與陽山頭上之竹葉青與否，固毫無干涉。新做媳婦之難與陽山頭上之花小藍，亦無任何瓜葛。此種構合，只在於「青」與「音」同韻，「藍」與「難」同韻而已。至於何所取於「陽山」及「竹葉青」、「花小藍」？無他，實以「竹葉青」及「花小藍」乃習見習知之事物，即「陽山」亦蘇州名山，人所共見共知耳。以之即由此習見習聞之事物以起興。蘇州唱本中有：

山歌好唱起頭難，
起仔頭來使不難。

之歌詞。此實道盡起興之必要也。如斯，自古迄今歌謠所以起興之原因，前後如一，歷久不變，此亦可徵詩三百爲樂詩爲歌謠也。

又詩三百中，又有所謂「比興」之詩，即朱子語類所謂「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上句之事實」者，亦即朱子集傳中名爲「興而比」者。乃起興之句，於下文稍具若有若無之干連者。讀詩者一見可知，於此不贅述矣。

（原載大陸雜誌第三四卷第二期）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

全八冊 每部定價精裝新台幣

元元

- 第一冊 史學通論
- 第二冊 先秦史研究論集（上）
- 第三冊 先秦史研究論集（下）
- 第四冊 秦漢史及中古先期研究論集
- 第五冊 宋遼金史研究論集
- 第六冊 元明史研究論集
- 第七冊 清史及近代史研究論集
- 第八冊 傳記及外國史研究論集

齊詩學的五際六情

廣文閣

漢代經學有一特色，是陰陽家學說的滲透。當時經學家都採取陰陽五行之說來開發經義，且著成緯書以配經，春秋有春秋緯，詩經有詩緯，甚至已失傳的樂經也有樂緯。所以經只五部而緯却有六，有五經六緯之稱。陰陽家產生於齊地，盛行於齊地，所以詩經的齊魯三家詩，也以齊詩的陰陽家色彩為最濃。齊詩早於三國時亡佚，其遺留的殘義，尚有五際六情等說。茲試加考訂，以見一斑。

齊詩倡五際六情者為漢元帝時棗固生之三傳弟子臧春。齊人棗固以治詩於景帝時為博士，諸齊人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因有齊詩之名，以別於魯之申培、燕之韓嬰。棗固生弟子以夏侯始昌為最著，東海郡人后蒼事始昌，通詩經。臧春字少卿，東海下邳人，與東海承人匡衡同師后蒼，均以治齊詩名於時。匡衡弟子尤以琅邪人師丹伏理為優秀，由是齊詩極盛，有匡師伏之學。此齊詩傳授大概。

漢書臧春傳，奉奏封事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應邵注五際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孟康注則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詩內傳曰瑞詩經通論斷之曰：「詩之五際，亦陰陽災異之類，則應邵以五倫為五際非齊詩義，孟康之說是也。」

漢書臧春傳又曰：「春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地地氣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王先謙補注：「詩正義引此歷稽曰：『卯、天保也；酉、所父也；午、采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也；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際，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文開案：此以一日十二時為例，以言陰陽終始際會，而配之以詩篇也。亥終子始，另成一日，而有新命，故亥為革命；卯時日出，夜終晝始，故為陰陽交際；午時日中而昃，陽初謝而陰始興也；酉時日落，陰大盛而陽已微也。天保之詩

曰：「如日之升」，以配卯也；祈父之詩曰：「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日暮無所止以配酉也；采芣之詩曰：「如實如雷」，當實興而而陽謝，以配午也；大明之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以配周革命配亥也。

可是這樣齊詩五際，實際上只有卯酉午亥四際，而缺戌之一際，故皮錫瑞曰：「齊詩內傳五際數戌，據鄭康成傳注宋均云：『天門，戌亥之閒』，則亥為革命當一際，出入候也，應以戌當一際也。」上舉詩篇，也只有天保、祈父、采芣、大明四篇，缺一篇，臧春所舉十月之交篇及未列入，後人因以十月之交篇配戌際，而五時五詩補全。或以十月為夏正之亥，仍為亥際。（馬瑞辰通雅謂梁漢劇唐傳仁均及一行，並推算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月辛卯朔日辰時日蝕，則此十月為周曆非夏正）是則齊詩入傳以戌當一際，詩緯記歷極無戌際而有兩亥際，兩說有不同，並五倫為五際之說，詩緯記歷極無戌際而有兩亥際，詩合五際六情者，與說羣怨之謂也。觀與羣，所以察風俗而正人倫，故五際即五倫也；與與怨，所以行良惡而正性情，故六情乃羣怨哀樂好惡，析情為六，欲其發而皆中節也。齊詩則六情亦與十二支相配，更替演為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狼六德。漢書臧春傳載臧春之言曰：「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狼），中子主之；東方之情也，慈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于卯也。德經避之，春秋詩焉。南方之情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于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陰下明聖虛靜以待物主，為事舉衆，何聞而不論？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各實，亦其便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適正月癸未日加中有暴風從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

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故曰：察其所由，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行）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

觀於美秦之倡五際六情，誠如皮錫瑞所云：「亦陰陽災異之類」，所以遇之說人主耳。無怪其牽強附會，語涉怪誕也。惟當時學風所尚，愚陋所趨，非特識之士，鮮克自拔者。一旦強不知以爲知，遂入迷途而莫返也。

齊詩四始，亦與毛魯異。史記孔子世家：「聞雌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此魯詩義，詩詩無大異。毛詩四始，即指風、小雅、大雅、頌四者。毛詩序曰：「是爲四

始，詩之至也。」鄭箋曰：「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孔疏云：「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故陳啓源毛詩稽古篇云：「風雅頌正是始，非更有風雅頌之始者。」齊詩則又用詩緯汎歷經陰陽五行之說，以大明在亥爲水始，四柱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雁在申爲金始。魏源詩古微云：「習詩者多通樂，此蓋以詩配律，三篇一始，亦樂章之古法，詩又以律配歷，分屬十二支而四之，以爲四始。」

民國五十三年五月於馬尼拉

（原載大陸雜誌第五〇卷第十二期）

漢古詩時代問題考辨(上)

方祖藁

一、古詩十九首、枚乘雜詩及其他古詩

在沒有研究漢朝古詩的作者與時代問題以前，我們先來看看古人對古詩這個詞的「時代」觀念。

(1) 枚虞所謂古詩，就是指周詩三百首而言。枚虞文章流別論說：「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年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兩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漢之，遂以爲篇。」他所舉的各言的例子，都是出自詩經。

(2) 劉勰所謂古詩，指兩漢的五言詩，時代稍早，而包括有各氏的作品在內。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殷之詞；比采而推，固兩漢之作乎。」枚叔就是枚乘，西漢惠、景時人。傳殷東漢初人。

(3) 蕭統、徐陵二家所謂古詩，專指兩漢無名氏的五言作品。如昭明文選所收古詩十九首；徐陵玉臺新詠所收古詩八首，又無名人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一首是。不過他們編詩的次序，都是依據作品時代先後而定。文選序說：他編詩賦「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蕭統將十九首編在李陵詩前，大概他所認定的時代也不會太晚吧。李善注以爲「辭兼東都」。此說未必可信（請參閱下文的考證）。徐陵將古詩上山採靡華等八首，編在卷一第一篇，在古樂府和枚乘雜詩前；可是無名人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一首，却編在卷一最後。同是無名氏作品，一在前，一在後；原因是焦仲卿一首是建安時作，所以編在最後；至上山採靡華等八首，他可能認爲時代很早，所以編在前。

(4) 鍾嶸所謂古詩，也是指漢無名氏的作品。他在詩品序中說：「古詩妙選，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東周之倡也。」也可能當時有人認爲有些古詩是周末的作品，所以鍾氏才有此說。又說：他的詩品「所錄，止乎五言」，而「一品之中，略以世代

爲先後」；他列古詩在上品卷首，漢都尉專陵之前；並且說：「古詩，其體原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華實，亦爲驚絕矣（註）：人代雲滅，而清音獨遠，悲夫！」十四首加四十五首，再加「客從遠方來」，「楊柳垂華實」，共六十一首。據此，可知當日鍾氏所見到無名氏的古詩很多。這些古詩的時代恐難詳，有部份作品前人疑爲建安時曹植、王粲所作。但他在分別評論各家作品時，又說：「魏文學劉楨，其源出於古詩。」「魏倉曹屬阮瑀，詩平典，不失古體。」劉楨、阮瑀與王粲、曹植爲同時代人，除曹植卒於建安時。由此，可知在鍾嶸的心目中，古詩的時代是遠比建安爲早，「漢、魏是有別的」。

由以上各家的說法，我們對古詩的時代性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六朝人一般所謂「古詩」，都是指兩漢五言詩而言，以無名氏作品爲主。間指有名氏，像枚乘、傳殷等人作品，時代都比較早；而文選、玉臺所選的，似乎多用兩漢西漢人作品，所以後代人稱「漢、魏詩」。漢詩大都指古詩十九首、枚乘、李陵、蘇武諸人及其他無名氏的作品，總詩指漢建安及魏黃初時三祖、陳思、七子之作。現在將漢古詩分爲（甲）古詩十九首及枚乘雜詩。（乙）其他無名氏古詩兩部份來討論：

甲、古詩十九首和枚乘雜詩

古詩十九首，收於昭明文選卷二十九。枚乘雜詩十九首收於玉臺新詠卷一，中除「蘭若生春陽」一首外，其他八首，都見十九首中。十九首中又「冉冉孤生竹」一首，劉勰說是東漢傳殷所作。這二十首古詩，六朝人擬者極多。總計歷代所擬，則不下千百家。所以這裏歸在一類來討論。現在將它的篇目列表如下：

篇目	選集名及擬作者									
	昭古玉枝	明詩彙	文十新	明詩彙	文十新	明詩彙	文十新	明詩彙	文十新	明詩彙
(1) 行行重行行	✓	✓	✓	✓	✓	✓	✓	✓	✓	✓
(2) 青青河畔草	✓	✓	✓	✓	✓	✓	✓	✓	✓	✓
(3) 青青陵上柏	✓	✓	✓	✓	✓	✓	✓	✓	✓	✓
(4) 今日良宴會	✓	✓	✓	✓	✓	✓	✓	✓	✓	✓
(5) 西北有高樓	✓	✓	✓	✓	✓	✓	✓	✓	✓	✓
(6) 涉江采芙蓉	✓	✓	✓	✓	✓	✓	✓	✓	✓	✓
(7) 明月皎夜光	✓	✓	✓	✓	✓	✓	✓	✓	✓	✓
(8) 冉冉孤生竹	✓	✓	✓	✓	✓	✓	✓	✓	✓	✓
(9) 庭中有奇樹	✓	✓	✓	✓	✓	✓	✓	✓	✓	✓
(10) 迢迢牽牛星	✓	✓	✓	✓	✓	✓	✓	✓	✓	✓
備註	宋簡起、鮑令暉、廣王融、梁武帝、昭明太子都有擬作 鮑照有擬作 何遜有擬作 劉琨說建首是東漢初傳擬作									

古詩十九首和枚乘雜詩，現代考據學者、文學史家對他們產生的時代，大都認為在東漢或建安，而否定有西漢人及枚乘的作品存在。所以有這樣結論，是前人對古詩十九首時代及作者問題，有過種種懷疑的說法，現代人大都採集這些舊說，鋪陳成篇。所以我們要探討十九首及「蘭若生春陽」的時代問題，在「人代冥滅，悠遠無跡」可尋的今天，只有先就前人的「疑說」來探究它能不能成立？然後再進一步

篇目	選集名及擬作者									
	昭古玉枝	明詩彙	文十新	明詩彙	文十新	明詩彙	文十新	明詩彙	文十新	明詩彙
(1) 迢迢牽牛星	✓	✓	✓	✓	✓	✓	✓	✓	✓	✓
(2) 東城高且長	✓	✓	✓	✓	✓	✓	✓	✓	✓	✓
(3) 驅車上東門	✓	✓	✓	✓	✓	✓	✓	✓	✓	✓
(4) 去者日以疎	✓	✓	✓	✓	✓	✓	✓	✓	✓	✓
(5) 生年不滿百	✓	✓	✓	✓	✓	✓	✓	✓	✓	✓
(6) 凛凛歲云暮	✓	✓	✓	✓	✓	✓	✓	✓	✓	✓
(7) 五冬寒氣至	✓	✓	✓	✓	✓	✓	✓	✓	✓	✓
(8) 客從遠方來	✓	✓	✓	✓	✓	✓	✓	✓	✓	✓
(9) 明月何皎皎	✓	✓	✓	✓	✓	✓	✓	✓	✓	✓
(10) 蘭若生春陽	✓	✓	✓	✓	✓	✓	✓	✓	✓	✓
備註	陸機作遊邊出西城，即據此首 陸機作駕言出北關行，即據此首 晉謝惠連、宋王叔之、鮑令暉有擬作									

步說古詩的「內容與風格」方面，考察它們的時代。現在，將歷代各家的疑說分析考證如下：

(1) 李善注文選古詩十九首說：「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車上東門。』又云：『游戲宛與洛。』此則解者東都，非盡來作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游戲宛與洛」，為青青陵上柏篇內句。李善注既稱錄懷詩

引河南郡（洛陽）圖經說：「東郡有三門，最北頭有上東門。」又青
 青陸上柏注：「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郡也。」李善的意思，以
 爲洛陽是東漢京師，上東門是東漢洛陽的城門名；因此認爲「驅車上
 東門」「遊戲宛與洛」這兩首是東漢人作的；所以說：「辭兼東郡，
 不全是枚乘一人作品。」後人多因李善的說法而推行，如引張衡南都
 賦說：「南陽者，其所謂漢（指東漢）之舊都者也。」說明宛縣也
 是東漢重要都會。或說「兩宮」「雙闌」，亦似東京語（見苑苑董
 說）。又說：「『遊戲宛與洛』篇內所寓『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
 衿』。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闌百餘尺。」明寫東
 漢洛陽的繁盛。西漢漢無此景象。」（見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一一二
 頁）。更推而廣之，否定西漢有古詩十九首之類的作品。

由以上一段的文字，可以知道李善這本文對於「後人對古詩的
 看法」有很大的影響。可是李善這個注的本身有許多問題：

（a）他所說的「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這兩首，都不是
 枚乘的詩（請參閱前面所附古詩十九首與枚乘雜詩關係表）。

（b）何以西漢人不能遊戲宛、洛？必東漢人才才能暢遊洛陽、宛
 縣。這個見解實在淺薄不通。

合當日的歷史與地理的背景。若說是建安時曹、王所作，反而不符了。

根據以上四點，可以證明李善所謂「此則辭

(2)宋洪邁容齋隨筆五筆卷十四李陵詩說：「予觀李詩云：『獨有

二十三，「據唐憲宗特制，是出一統不律之說也。」顧炎武曰知

「在七世之內」要諱；他舉例說：「孝惠諱盈，說苑敬慎

「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之內

四十餘見（不詳），已祧故也。」又說：「若李陵詩：『獨有

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

極嚴，犯者罪至死，惟東漢對於西漢諸帝，則不詳。一（見中國

文及其歷史頁一一三)

則，曾就「臨文不諱」作過極詳盡的考證，而反駁共惠之說。○現

的考證，抄錄如下：

景房（注：漢字）乃以一「盛」字，定其非出亭乎，狹之甚也。尋西京著述，漢帝之名，往往布流，而「盛」字最多。韋孟在

鄘詩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枚乘詩又曰：「盈盈樓上。」

女。」古陌上桑曰：「盈盈公府步。」古詩曰：「馨香盈懷。」

袖。」薄昭與淮南王書：「臣怙恩德驕盛。」淮南子曰：「今

有旨添以合歡，爭盛酌之間反生門。」又曰：「沖而徐盛。」他

不能應舉也。大戴禮曰：「秦王恐世盛也。」又曰：「舉戈田獵之得，不以盛官室也。」王褒九懷曰：「美玉兮盛堂。」鹽鐵論曰：「天地不能兩盛。」說苑曰：「無以富貴陽盛。」又引：「孔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盛虛，與時消息。』聖人調其盛虛，故能長久。」揚雄解嘲曰：「觀雷觀火，為盛為實。」河東賦：「發初於平盛。」法言曰：「久而愈盛。」漢書律曆志屢稱「盛」「不盛」。漢志頻言「河盛」「不盛」。故傳曰：「監世盛虛。」又曰：「武安陽盛。」漢世不諱「盛」字，可歷言矣。

高祖創業，諱尤宜嚴。而韋孟諫詩曰：「總齊羣邦。」曰：「王叔聽諫，實絕我邦。我邦既絕，朕政斯遠。」在郡詩曰：「察其外邦。」曰：「於其邦。」劉向九歌曰：「余思舊邦。」曰：「歸懷舊邦。」曰：「念予邦之橫陷。」曰：「哀故邦之遼缺。」刑法志稱「新邦」「平邦」「亂邦」，而故傳曰：「邦家相同。」

不獨此也。文帝諱「恆」。史記天官書曰：「壬癸恆山以北。」漢書外戚傳：「立恆山王弘為皇帝。」

景帝諱「啓」。大戴禮引詩亦作「東有開明」，而帝繫乃曰：「啓其左臂。」夏小正曰：「啓淵監啓。」啓者，別也。鄒陽酒賦曰：「方金未啓。」曰：「緣究既啓。」淮南子：「不違啓處。」曰：「商鞅之啓塞。」曰：「啓攻有危。」曰：「啓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成於和。」王褒九懷曰：「啓啓兮探筮九懷。」文紀曰：「夏啓以光。」武帝詔：「見夏后啓母不。」天文志有：「啓明星。」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若說苑稱「黃帝西向啓首。」

業：「稽」讀如「啓」，此處，正宜為「稽」，而翻作「啓」，豈故闕諱也。

武帝諱「微」，漢書既稱避曰「通侯」。而仍書「二十微侯，微侯金印紫綬。」淮南子：「天下靡動，雖動雲微。」又曰：「擊鼓而食，奏雅而微。」又曰：「微於心術之論。」大戴禮曰：「太子有司過之吏，有微虧勝之宰。過書而宰微去勝，不微勝則死。」匈奴傳：「揚雄曰：雲微而席卷。」

昭帝諱「弗陵」，漢書朱買臣傳：「買臣故陵折之，見張湯，坐林上，弗為體。」

宣帝諱：「今百姓上書，多闕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拘』。」（桑羊：宣帝原名「病已」。）是以漢書易荀卿書為「孫卿子」。而司馬相如傳載：「其書曰：拘封禪之事。」

「典」字，元帝諱。而藝文志：「鄭興子十二篇。云齊人，號曰雕龍典。」實要傳曰：「有和兩宮典將軍。」

楚者，成帝諱；而田蚡傳：「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大人賦：「低仰天矯以騎勢。」

長卿之作：「雖在室、成前；然班史操觚，亦宜稍變其字；今皆不然。」

固知「臨文不諱」，漢代所同。何獨於「盛陽」而疑之。

由周襲不諱段考證，可以知道供進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就是顧炎武「已絕不諱」及「七世之內諱」，這種用唐虞漢制漢制之說，自然無法取微；而且顧氏又未深考西漢人的考述，以致有這種錯誤之說。

如：文帝時薄昭，景帝時韋孟，武帝時劉安淮南子，宣帝時戴德大戴禮，王褒，昭帝時桓寬鹽鐵論，成帝時劉向說苑，都是在宣帝七世之內，結果都未避諱。至韋孟距高帝不過二三世，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距文帝也不過中隔一代；景帝時，鄭陽是常代人，不避君諱；武帝是景帝兒子，下詔也不避先君諱。其他諸人的不諱，更不一詳加解說了。可見漢朝「臨文不諱」，正如王、周二家所說的。至於景帝超「惟東漢對西漢諸帝不諱」的臆想，勿庸再辨，就可以知道是錯誤的。